

王牌

◎闻茂

冬日午后,农家小院,
阳光抓在手上,每一丝都暖
洋洋。

四个老人相约集合,
在一张四方桌上打八十分。
扑克牌很旧,
他们说,这样拿牌手不滑。

83岁的父亲打牌,
和干农活一样卖力,
视线模糊,神情专注。
我在一旁,
好奇地问父亲,
你中间出主就沒主了,
怎么最后还有个正司令?
父亲悄咪咪地说:我有,我有!
他——
好像就是王牌。

一根铁丝

◎水西

雪落在上面
是一根通脉络的打银针

麻雀落在上面
是一件避雨的黑灰蓑衣

母亲在上面晾晒衣服
从此我就有阳光的气息

父亲在上面给丝瓜藤搭架子
从此我就有盎然的春意

一根铁丝走过四季
将每一个日子串成思考、怀念

这根58米长的铁丝
以前崩得很紧,现在略有松弛

小寒的雪花

◎马智友

一朵朵霜花落在枯叶上
比冬至后那场雪
更洁白、轻盈、柔软
她们的舞姿
透着薄绒,在林地里
把树上的凉,轻轻裹起

只有苹果树
光秃秃的枝干
在和霜的白跳高蹈的舞蹈
风,拿不出刀子
在枝上献出雕刻的工艺

我走一段路,想象中的雪
和以后的日子一样,在路上
散开

虚拟的一个镜头
抓拍了我手心里的几朵
从林中带回的白
她们正冒着,年轮里的热气



海鸥飞处

◎向熙

《繁花》打卡指南

◎展颜

辞旧迎新之际,一部《繁花》,承包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作为一名热爱上海的新上海人,我也乐于参与其中。其实,多年前我已拜读过金宇澄的原著小说,但那时仅限于文友间的讨论,大部分朋友并没有看过。如今,王家卫的剧版《繁花》将它变为大众话题,连我这个平时寡言少语的,心里也有了诸多“输出”的欲望,好似上海滩的半个主人,极想将其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。

首先推荐的是宝总的“根据地”——和平饭店。和平饭店近日推出了《繁花》套餐,价格不菲,想吃却还要排队,果真火到天际。不过,吃不到套餐也不要紧,去和平饭店爵士酒吧听场爵士乐吧。那里有一支闻名上海滩的老年爵士乐队,乐队成员皆为资深老音乐家,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。想想看,几个统一黑西服、白衬衣、黑领结的八十岁的老克勒,为你演奏摇曳旖旎的爵士乐,多有上海滩的味道。

黄河路,是《繁花》里风云际会、纸醉金迷的地方,也是不见硝烟的商业战场。那里餐馆云集,最有名的莫过于李李经营的“至真园”,它的原型便是黄河路上的苔圣园酒家。苔圣园是本帮菜馆,最近食客络绎不绝。不过,上午赶早去也不

用排太长队,像我一个人点一碗地道的咸肉菜饭、一盘苔条小黄鱼,就足够吃得心满意足了。

散个步,去附近的国际饭店看一看。位于黄河路口的国际饭店,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“远东第一高楼”。国际饭店最出名的是蝴蝶酥,西饼屋外没有一天不排队。与别家蝴蝶酥相比,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更加蓬松酥脆、奶香十足。有大小两种尺寸,大蝴蝶酥带甜味,小蝴蝶酥是芝士咸味。走进饭店大堂,还能看到一个圆形的“上海市大地原点”铜盘。一九五〇年,上海市地政局以国际饭店楼顶中心旗杆为原点,对全市进行测量,国际饭店因此成为上海城市的坐标原点。

玲子经营的“夜东京”,位于进贤路。这条路上的美食也很出挑,老牌本帮菜馆密集扎堆。走过路过莫要错过进贤路一六九号“天鹅申阁西菜社”,LOGO是一只坐在酒杯上的白天鹅。它的前身是天鹅阁,在旧上海滩,天鹅阁与红房子、德大并列为三大西菜社。天鹅申阁的招牌菜是鸡丝焗面,全称奶油芝士鸡丝蘑菇焗面。焗出来的鸡丝面表面覆盖一层奶油芝士,面条藏在下面。吃的时候搅碎芝士封层,把面条和鸡丝、蘑菇拌好,奶油味浓郁,

口感丰富不腻。

当然,汪小姐爱吃的排骨年糕也是沪上鼎鼎有名的风味小吃。云南路上的鲜得来排骨年糕店最近也被食客挤得扑扑满。若你挤不进也没关系,沪上吃排骨年糕的餐馆多得不得了,丰裕、四如春、王家沙里都有得吃。将年糕和大排组合成CP的,怕是只有标新立异的上海了吧。对了,上海人吃排骨年糕,是要用泰康黄牌子的辣酱油在大排上淋上几滴后再吃的,这样的吃法才最地道。

《繁花》剧中还出现过凯司令蛋糕。建于一九二八年的凯司令也是标标准准的上海老字号。凯司令里西点品种繁多,如果你去打卡的话,请记得一定要买一只栗子蛋糕,它可是凯司令家的招牌点心,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里就写过凯司令的栗子蛋糕。

最后,重点的重点是务必去外滩逛一逛。外滩素有“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”之称。如果你是《繁花》迷,自然知道外滩二十七号外贸大楼就是汪小姐工作的大本营。不过,如今它已变作罗斯福公馆,六楼则打造为久事美术馆。如果你想进楼一睹芳容,可以选一个想看的展览,那就能既观看展览,又得以一窥真容,可谓一箭双雕,何乐而不为?

红玉米

◎小茹

去贵州旅行,在安顺屯堡,看到当地人在卖一种红玉米。红通通的,镶满石榴色的玉米粒,晶莹剔透。

“红玉米怎么吃?”我问摊主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红玉米。

答曰:“红玉米补血,可以和排骨一起熬汤。”

我平时也常在排骨汤里丢上几节玉米,不过都是黄玉米或者白玉米。现场脑补一下,往排骨汤里丢上一节红玉米,那红通通的色彩,呃,好像不太敢吃。

我的大脑早已接受了蔬菜水果的固有色彩:茄子是紫色的,西瓜瓤

是红色的,丝瓜是绿色的,南瓜是橙色的,香蕉是黄色的……变了一种色彩便觉是异类,轻易不敢尝试,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作祟吧。

生活中我的确是第一次看见红玉米。但我早就读过台湾现代派诗人痖弦的一首著名的诗歌《红玉米》:“……就是那种红玉米/挂着,久久地/在屋檐底下/宣统那年的风
吹着/你们永不懂得/那样的红玉米/它挂在那儿的姿态/和它的颜色/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/凡尔哈伦也不懂得/犹似现在/我已老迈/在记忆的屋檐下/红玉米挂着/一九

五八年的风吹着/红玉米挂着”。

诗人选择红玉米作为主体意象,辅之北方的雪、私塾先生、戒尺、驴儿、桑树等形象,共同勾勒出一幅生气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实景图。红玉米也成为诗人怀想故乡、眷恋家园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对流逝岁月的无限感慨。

红玉米其实一直都有,只是在孤陋寡闻的生活中的我没有见过罢了。

没有见过并不等于它就是异类。走出作茧自缚的圈子,到广阔的世界看一看,思想就该开放一些了。